

尚长荣：艺无坦途，唯有攀登

本报记者 宣晶

5岁登台唱《四郎探母》，10岁拜师专攻净角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已跟中国戏曲打了70多年交道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他博采众长，不断创新、丰富京剧艺术。《曹操与杨修》里富有诗性的曹孟德、《贞观盛事》里直言进谏的魏征、《廉吏于成龙》里

铁骨铮铮的一代名臣……他是舞台上一个又一个精彩角色的塑造者，更是有灵魂、有本事、有担当、有情怀的中国戏曲人。功成名就并未让这位京剧大家停歇前进的脚步，近年来他从网络直播、3D电影到京剧连环画，“玩”得

不亦乐乎，只为了让京剧艺术能被同时代的广大观众接受。如今，年近八旬的尚长荣依旧身板挺直、声音洪亮，一站上舞台，仍是戏文中活灵活现的西楚霸王、三国枭雄，唱念做打毫不含糊。耄耋之年，有人劝他可以歇歇了，他却道：“艺无坦途，唯有攀登。”



65



▲1962年，尚长荣在戏曲电影《失子惊魂》中饰演金眼豹。



▲2013年，尚长荣在京剧电影《霸王别姬》中饰演项羽。



▲2016年，在京剧电影《曹操与杨修》中，尚长荣饰演曹操。

【人物档案】

尚长荣，1940年生于北京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传承人。曾三次获得“中国戏剧梅花奖”，是中国戏剧界首位“梅花大奖”得主，三次获得上海“白玉兰”戏剧表演艺术奖，并获得文化部“文华表演奖”以及全国先进工作者、上海市劳动模范等多项殊荣。

尚长荣出身梨园名门，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幼子。从小受到家庭艺术熏陶，他10岁正式拜师学京剧花脸，先后师从陈富瑞、苏连汉、侯喜瑞、李克昌等名家。他嗓音洪亮、宽厚，融“架子”“铜锤”于一体，形成独特的表演风格。尚长荣为创新京剧、传承传统艺术作出杰出贡献，主演新编历史剧《曹操与杨修》《贞观盛事》《廉吏于成龙》大获成功。他1991年加盟上海京剧院，于2011年被国际戏剧协会授予“世界戏剧大使”称号，2013年获第二届中华艺术奖终身成就奖，2014年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，2017年被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。

紧贴人民的心，戏曲创作才能拨动观众心底的弦

尚长荣出生于1940年的北京，5岁就登台唱娃娃生，四九城里国民党强弩之末的混乱是一段灰暗的儿时记忆。他目睹梨园同仁毫不尊重地艰难生存，戏园子被砸，台下枪声大作、台上四下逃窜……老先生们纵使有心也无力，只好以自己的一方舞台坚守着道德的底线。在民不聊生的旧社会，京剧还有出路吗？带着深深的困惑，父亲尚小云迟迟不同意幼子拜师学戏。

1949年1月，北平和平解放。解放军入城那天，古都沸腾了。市民、学生和工人们如潮水般涌向部队将要经过的线路，几乎人人手拿小彩旗。有的人还拿着脸盆往解放军的车前洒水，免得尘土飞扬中解放军战士吃到尘土，看不清解放军的仪容。当时，尚小云和筱翠花（于连泉）正在西单长安大戏院演出，尚长荣就站在剧院高高的凳子上朝外瞧。长长的队伍行经长安街，解放军的威武雄壮、群众的热烈欢呼，化作孩子眼中最闪亮的一抹红。

“那个年代，大家都经历着社会巨变、行业变动，‘唱戏的’成为文艺工作者、人民艺术家、国家的主人。这不仅不是所谓的特权，更是政治地位、心理认同的改变，这是从未有过的、扬眉吐气的自豪感与亲切感。”尚长荣回忆，父亲和哥哥们参加了由解放区文艺干部授课的戏曲讲习班，连着两期，整整四个月。每次学习完回家，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与家人、同行分享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理解。而年少的尚长荣在西单长安大戏院观看了秦腔《血泪仇》和《穷人恨》，头一回接触到解放区的文艺作品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这种印象，逐渐成为了一种烙印，深深地影响了他，让他懂得戏曲扎根人民、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。

根扎得深，心贴得紧，梨园也向他敞开了怀抱。尚长荣10岁拜师学净角名家陈富瑞正式学艺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艺术养分，更用最大的热情拥抱生活、拥抱人民。1959年，尚长荣来到陕西省京剧院。在生命中最繁盛的年华，他深入农村、工厂和部队，到田间地头为乡亲们演出，下工地、学烧炭，体验生活，作品《延安军民》《平江晨曦》等皆得益于这些经历。1965年，剧团排演反映铁路工人生活的现代京剧《秦岭长虹》，他到嘉陵江畔的铁路建设工地生活，与工人们一起睡“泥窝子”，一起参加加固路基的劳动。改戏时，包括他在内的18位主创来到成昆铁路工地，尚长荣依旧住工棚、钻隧洞，甚至爬上高高的桥墩与工人们一起干最危险的重活。在那个火热的年代，他的汗水洒在了那一块块黄土上。

“我过去的生活是走‘三门’——家门、剧团门和剧场门。深入工农兵以后，我被基层民众的艰苦和朴实打动了，演员就应该与他们打成一片，融为

一体。这样演出来的戏，才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、所爱所恨。”尚长荣认识到，戏曲工作者要感知和紧贴人民的心，才能创作出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作品。

心中“不安分”因子在东海之滨得以“孵化”

父亲尚小云过世后第三年，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，春风吹拂神州大地，也掀动了西北的戏曲舞台。当时的尚长荣已是享有盛名的花脸大家，当仁不让的“台柱子”，在当地拥有五室一厅的大屋和专车。日子过得红火，可他心里产生了一个“不安分”的念头。

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，大多有苏联文学情结。尚长荣最爱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的一段话——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。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。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：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会因为碌碌无为、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、生活庸俗而愧疚。”繁重的剧团管理工作牵扯了尚长荣大量精力，甚至让他无暇顾及舞台创作。作为一个戏曲演员，没有戏演、创作停滞，就是“碌碌无为”。同时，他也在为京剧现状揪着心。电影、电视、话剧，甚至兄弟剧种都在进步，唯独京剧仍然“固守传统”自居而脚踏不前。1987年，一年只演了6场戏的尚长荣，终于耐不住耗费艺术生命的“安稳”。他怀揣《曹操与杨修》的剧本，听着贝多芬悲怆的《命运》，登上绿皮火车一路南下，敲响了上海京剧院的门环。“那时真的是前途未卜，但就有那么一股子劲儿想做点事情，要跳出这汪平静的湖水。恍惚间，我甚至在想，这究竟是戏剧融入时代的‘命运抗争’，还是我个人艺术前途的‘命运抗争’？”那一年，尚长荣47岁。

尚长荣在上海无亲无故，他却觉得与这座城市缘分深厚。1951年，尚长荣第一次随父亲在上海登台，著名的天蟾舞台座无虚席，喝彩声如同惊雷乍起，把他吓了一跳。直到今天，每每走到福州路，尚长荣仍会感慨万千，驻足良久。1983年，尚长荣带团来上海演出，最爆棚的不是经典剧目《将相和》，而是新编戏《射虎口》。“这座城市最富创新、求新以及锐意求索的精神，这种精神激励着我、吸引着我。”或许是与这座城市的精神不谋而合，尚长荣的“不安分”因子在东海之滨得到了“孵化”。

1988年7月，骄阳似火，《曹操与杨修》剧组正式成立。那一年上海真热，排练场在京剧院二楼仓库旁，只有几台小电扇，吹出的是热风；场地上还堆着道具和杂物，跳蚤横行；尚长荣住的宿舍又小又闷，夜里赤着膊也没法睡，只能绕着楼下的停车场一圈圈地遛弯儿。他当时顺口编了一首诗：“热浪袭人，汗流满面。屋似烘箱，心烦意乱。求索艺术，忍苦实干。功成之日，体重减半。”



▲尚长荣近照。（均受访者供图）



▲尚长荣寄语：峰高无坦途，贵在勇攀登。

尽管条件艰苦，但大家心很齐，各方面都取得了艺术突破。扮相上，尚长荣依然用京剧脸谱，只是将炭条眉微调为剑眉，把三角眼改成长目，将唇上的黑痣挪到眉上，这就增添了英武之气。在寻找角色内在支撑点时，尚长荣尝试把曹操作为一个“人”来演，抓住角色“伟大”和“卑微”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，进行性格塑造和心理推演，其艺术震撼力是巨大的。1988年12月13日，《曹操与杨修》赴天津参加全国新剧目汇演，一炮打响，被评为首届中国京剧节唯一金奖，尚长荣也被评为首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榜首。从此，上海多了一个“新曹操”。

1991年，尚长荣举家南迁，落户申城，正式加盟上海京剧院。之后，上海京剧院又陆续推出新编历史剧《贞观盛事》和《廉吏于成龙》，尚长荣三部曲终于完满。他说自己与上海一拍即合，艺术追求“如鱼得水”“如虎添翼”，“我需要这样的氛围，需要这样的团队，需要这么好的观众。上海需要我，我更需要上海”。2014年，尚长荣被授予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。这是褒奖他以创造性的艺术劳动，为新时期以来京剧新剧目创作演出作出的杰出贡献。

对艺术常怀敬畏心，京剧要激活传统融入时代

“曹操的笑”“魏征的直谏”“于成龙的斗酒”……尚长荣在舞台上留下了许多华彩篇章，令人拍案叫绝。如今，《曹操与杨修》被誉为“新时期中国戏曲里程碑式”的作品，而“三部曲”也先后获得第一、三、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（榜首），几乎囊括了中国戏剧界所有重要奖项。回眸近30年来的创作历程，尚长荣目光炯炯、语气坚定：“艺无坦途，唯有攀登。”

戏曲艺术创新，必须紧攥传统文化的根脉。“万变不离其宗，我们的传统是不能丢掉的，这是我们的根，不管怎么变，都不能离开文化的根。我们要敬畏传统、继承传统、研究传统，还要激活传统。”在尚长荣看来，“三部曲”中所有“创”与“改”都建立在传统根基上，所有唱腔与表演也都是“有根之本”“有源之水”。《曹操与杨修》第四场采用“反二黄慢板”来展现曹操的心境；《贞观盛事》第二场的“四平调”来自传统戏中生、旦行的专属，用在此处表达魏征的舒畅心情也十分恰当；《廉吏于成龙》则在众多传统板式的基础上融入了昆曲的“吹腔”和山西的民歌、方言，在最大程度地吸收传统养分的同，也大量汲取了非本体的音乐元素。“对传统报以最大的尊重，对创新也给予最大的包容，既要摆脱抱残守缺的‘僵化’，又要切实防止‘走火入魔’的‘异化’，不能只顾外包装而背离戏曲的本体核心。这不但不是剧院的审美理想，也是我的坚守、尺度和根本。”尚长荣说。

刻画鲜活角色，要找到滋养内心的沃土。为了揣摩曹操的内心世界，尚长荣

细读《观沧海》《龟虽寿》等名篇，一字一句地解读《举贤勿拘品行令》等政令，从传世文本中追寻古人的人生足迹；为了把握魏征的个性，他不仅熟读《谏太宗十思疏》，还专程前往魏征故里汲取创作灵感；排演《廉吏于成龙》时，他一路颠簸赶到山西省方山县，从于成龙的出生地捧回一杯泥土，放在舞台上象征高洁操守的竹箱内，作为“镇戏之宝”。“只有踩着这样的泥土，才能走进戏中人的生活，感受到他们精神的力量。”

海纳百川，须得有开放包容的心态。戏曲艺术创作者不仅要做到“闻则喜，更应欣然，及时地‘闻则改’”。《廉吏于成龙》在京剧艺术节上斩获头名，大家欢欣鼓舞时，某杂志刊登评论文章，直言不讳地批评“于成龙”有不切实际的“高大全”。尚长荣立刻拉着编剧们，对照文中的批评意见共同修改剧本。经过11次大修改、无数次小修改的“于成龙”最终呈现于舞台，并在之后获得中国戏剧戏曲类所有奖项即“大满贯”的殊荣。在鄂州演出那会儿，当“这是湖北黄州的红土，渗透着荆鄂赤子们的热血；这是武昌江畔的流沙，记载着世代平民的甘苦”的台词响起时，台下掌声经久不息，散场后观众不愿离去，这是真正唱到了大家的心坎上。

品质精益求精，一字一句打磨出精品。《贞观盛事》1999年首演，2002年获得“文华大奖”，但尚长荣并不满足，仍希望剧目精益求精。本着“小改大提高”的原则，剧组在4个月里组织多场专家研讨会，一字一句，精雕细琢。魏征最后一场有句台词，最初是“怎能不清身自律”，后改为“怎可不清身自律”，最后有位“高人”提出，能否改成“敢”字，“怎敢不清身自律，以身作则”。好，一字值千金！

胸膛里揣着滚烫的心，要把京剧艺术传下去

“三部曲”红遍大江南北，但并未让

这位京剧大家停歇前进的脚步。近年来，尚长荣常常走出国门，向世界传播京剧。2017年9月，他与史依弘携手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连演数十场《霸王别姬》，并通过网络向全世界直播。“时代赋予了剧场艺术新的挑战，戏中人应该勇于接受，通过唱腔和表演，讲好中国古今人物的故事，传递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、优秀的民族精神。”

2008年，尚长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由郑大圣导演的京剧电影《廉吏于成龙》。几年后，上海京剧院准备摄制京剧电影《霸王别姬》，导演滕俊杰提出要加拍3D全景声版，这对主演之一的尚长荣来说可是“正中下怀”。20世纪60年代，他第一次戴着眼镜在北京大观楼看立体电影，观摩的就是上海拍摄的《魔术师奇遇》。当时他就琢磨着想把戏曲拍成立体电影，40多年后梦想成真。影片获得世界3D电影最高奖——金·卢米埃尔奖的青睐，评委从几百部参评影片中遴选出29部电影，其中就有《霸王别姬》。之后，尚长荣又主演了3D全景声京剧电影《曹操与杨修》《贞观盛事》，让戏曲借着电影的翅膀，飞向世界。

年近八旬的尚长荣如今依旧忙碌着，一方面竭尽所能把中华文化传出去，一方面致力于把京剧艺术传下去，他笑称这是艺术生涯的“重点转移”。从2014年开始，上海京剧院以一年一出戏的速度进行“三部曲”的传承。从念白、唱腔，到剧本分析、历史背景，乃至人物的身段动作，尚长荣将所有细节“掰开揉碎”了教给年轻人，“三部曲”终于有了青春版。“老师是一把钥匙，帮学生打开艺术灵感的大门。我并不希望他们依葫芦画瓢地照搬，而是期待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激发各自的独立思考和独特见解，更期待他们能够举一反三，提升在其他传统戏和新编戏中的编演能力。”尚长荣寄语年轻演员，要以“死学”为依托，扎根传统的土壤，方能“用活”。“成大才不靠捧，靠自己的追求与磨练。”

记者手记

笑的学问

刚走到京剧院四楼办公室的门口，就听到屋里传出的一阵笑声，爽朗、洪亮、宽厚，很有识别度——那便是尚长荣。老先生正与友人煲电话，聊一些旧事，讲到微妙处，禁不住哈哈大笑。见记者来访，他忙站起来来打招呼，嘴角挂着笑意。

与爱笑的人交谈，气氛果然轻松，老先生的“故事会”纵览70多年，横跨大江南北。谈起儿时往事，他美滋滋地翻出微信里收藏的《老北京叫卖组曲》，夸赞“北京人艺老艺术家们的吆喝，就是够味儿”；回忆与工人们一起睡“泥窝子”、钻隧洞、修桥墩的苦日子，他却品咂出艺术之花绽放的甜美；说到横行老排队的跳蚤，他哼着刘秉义的《跳蚤之歌》，似乎还“乐在其中”……

尚长荣爱笑，也喜欢研究笑，甚至琢磨出一套“笑的技法”。传统戏中曹操以狂笑、奸笑居多，在《曹操与杨修》里，他就设计了冷笑、阴笑、怒笑、喷笑、讥笑、逗笑、满足的笑、舒心的笑、爽朗的笑、威严的笑、由笑转哭，让曹操在舞台上“活”

了起来。《贞观盛事》里，他又打开思路，魏征的僵笑假笑，李世民的尬笑，再到自我解嘲的笑，笑深两人由衷地开怀大笑，一笑泯前嫌。“笑的技法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体悟。创作应当进入自由的王国，摆脱一切束缚，以扎实的功底和敏锐的悟性，竭尽全力把生活艺术化。将舞台表演与生活积累交融在一起，那演技才叫一个惬意，哈哈。”尚长荣说。

爱上了尚长荣的笑，这笑声中有开放包容的艺术观，也有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。有人曾问他，娱乐明星收入那么高，传统艺术从业者会不会有心理落差？尚长荣笑着反问，与当年参与“两弹一星”工程的无名英雄们比，会有落差吗？跟隐姓埋名一辈子的科学家比，会有落差吗？作为戏曲人，不要纠结于一亩三分地的利益，要想靠这个职业挣大钱、发财致富就趁早改行。既然从事了这行，就要吃得艰苦、耐得住寂寞、禁得住诱惑！

笑对人生，让人敬仰；笑的学问，令人叹服。

